◇尘世写真

六十四岁入作协

[重庆]曾广洪

2025年末的一个晚上,我坐在书房里,随手点开重庆市作协的网站。审批通过的名单挂出来了,我的名字赫然在列。

我没有想象中的激动,倒是盯着屏幕看了很久,久到老伴推门进来问我看啥,我才回过神来,把网页关了,说没啥。等了二十年,六十四岁了,终于批下来了。重庆是直辖市,市作协就是别处的省作协,这张证的分量,我心里清楚。可真正拿到会员证,是今年六月末的事,发证前先集中培训两天。

教室里坐了一百多个人,年纪最大的八十三岁,头发全白了,戴副老花镜,一笔一画记笔记。最小的十八岁,刚考上大学,说是趁暑假来听听。我坐中间,不上不下,倒也不尴尬。

给我们上课的是报社副刊的编辑,四十岁出头,说话很直。他往讲台上一站,第一句话就说:“现在副刊一般不收回忆性文章了。”底下有人叹气,我没吭声。他又补了一句:“大家要写时代的、人们关注的、市井烟火的东西。”

这话听着刺耳,仔细想想,有道理。我写了二十年,前十年净写些陈年旧事,投出去石沉大海。后来花了两年时间,跑遍大足区的乡镇村落,找了打铁的、编竹的、做陶的、刻石的等六十一个手艺人。每家每户去聊,筹集资金印了本《大足手艺人》,填补了当地工匠文化记录的空白。区文化馆的老馆长摸着封面说了句:“总算有人替他们留了个影。”《大足报》连着转载了二十一期。

退休后这几年,我在《重庆晨报》《西安日报》上发了几十篇散文,写的都是菜市场卖豆花的王婶、河边钓鱼的老周、巷口修鞋的陈师傅等身边的事。

培训第二天,那位编辑又来了。他拉了把椅子坐下,跟我们聊天。他说,编辑最烦几种稿子:空的、假的、纯文学的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、故意拔高意境的。他说,写文章要细节,要温度,要地域性,要市井烟火。你写一碗小面,就要写出那个老板手上有没有茧子,锅里冒的什么热气。

我听得心里一动。这不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吗?

远在北京的85岁高龄的刘老师,是我高中时的化学老师,隔三差五打电话来。她总说:“你写的东西我每篇都看,别停。”有时候我写不下去了,她就骂我:“你一个当过老师的人,怎么这点韧性都没有?”她骂完,我又接着写。

培训结束后,工作人员挨个念名字发证,念到我,我站起来接。会员证不大,封面烫着“重庆市作家协会”几个字,拿在手里有点分量。

走出会场,街上人来人往。路过一家面馆,老板正在门口择葱,见我走过去,抬头笑了笑:“老师,吃面不?”我说,来一碗。

面端上来,热气腾腾的。我低头看着碗里,葱花浮在汤面上,香气直往鼻子里钻。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,想拍张照发给刘老师,转念一想,算了,下次打电话再跟她说吧。

我夹起一筷子面,吹了吹,送进嘴里。该写的还得写,该跑的路还得跑。就像这碗面,好不好吃,不在碗上,在汤里。

◇四时风物

酸一夏

[湖口]郑文

盛夏暑气蒸腾,人随之慵懒起来,连食欲也变得寡淡了。不由得惦念起母亲手工腌制的酸豆角来,那酸酸咸咸的味道曾强烈刺激起味觉系统,成为夏天三餐不可或缺的开胃之物,与辣椒的辣味一样,叫人开怀。

或许是心有灵犀,每当此时,母亲总要捎信或者打来电话:“你最喜欢的酸豆角做好了,有空来拿一下。”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,右腿因旧疾走路有点跛,身体却依然硬朗,把院子边角的菜地侍弄得有模有样。豆角架子在菜地一角特别显眼,挂满了长长的、恰似无数绿色绳子的豆角,密密匝匝,煞是可观。

择新鲜饱满的豆角用来精心腌制,一直以来是母亲夏日里必做的家常菜,那些艰难的岁月,因此变得有滋有味起来,也在舌尖上烙下无法抹去的味觉记忆。

以前夏季,农家大都用糟坛腌制菜蔬,例如辣椒、豆角、莴笋等。密封性好,保存更长久,在菜蔬青黄不接之时,其备用的价值便充分显现出来。现如今,人们餐饮更讲究科学营养,手工腌制菜蔬等活计淡出了生活,那糟坛也难觅其踪影了。

母亲渐渐也不用糟坛腌制菜蔬了,用空纯净水瓶来腌制豆角,也算得上是灵巧且实用的法子。将长长的带着青涩味的豆角用清水漂洗干净,沥干水分。与此同时,将一壶清水烧开,倒入盘里冷却,放入适量的食用盐,并搅拌均匀。将豆角装入已洗净的纯净水瓶中,再把冷却的淡盐水倒入瓶内,淹没豆角方可,随即加入几块姜片,放些红辣椒。拧紧瓶盖之前,还要浇上一点烧酒来密封,最后放置在阴凉处静待发酵。

约莫一周后,当瓶内的豆角颜色由青嫩转深黄,并浮起点点白色的泡沫,这意味着酸豆角做成了,可以取出来享用。既可以生吃,也可以切碎炒肉,那肉香与酸味融合,分外爽口开胃;还可以与辣椒同炒,酸辣交融,最是能提振食欲……腌制工序虽未变,操作却简便许多,酸咸口感依旧。因是即食,也无需长久保存。

母亲打来微信电话说,院子里的豆角长得格外喜人,隔些日子又可以腌制一回,吃上一整个夏天是不成问题的。

说实话,腌制豆角自然不值几个钱。然而生活富足了,甜味里浸泡的舌头,也少不得那酸溜溜的滋味来点醒。酸甜苦辣咸,方是人间百味。这或许是母亲坚守腌制豆角的缘故吧!她以一双巧手,将长长的豆角、盐、酒、清水、日子,一同封入瓶中,也把一份朴素的生存智慧、一份对夏日的珍惜和对儿女的牵挂,细细腌制,酿成这酸咸之中回味悠长的夏日温情!

◇心灵点击

风吹哪页读哪页

[徐州]张宏宇

夏日午后,树荫斜斜铺开,一本书静静摊在膝头。风漫过来,掀得纸页哗啦啦一阵轻响,停在哪一页,目光便慢悠悠落在哪一页,原来读书本就是天地间最自在的事啊。我平日读书,没给自己定什么目标,也不硬做计划,最不喜欢的就是“打卡阅读”。以前我也天天在朋友圈晒当天读了什么书、翻了多少页,那段日子数下来,书读得最多,可也最累。那时候的自己,就像赶路的商人,眼睛只盯着走了多少里程,反倒把路程中的美好风景全忘了。

有一天,我坐在窗前,手边是一本《陶庵梦忆》,本来是要从头细读的,却忽然起了风,书页翻动,停在了《湖心亭看雪》。就那样读了下去:“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那一刻,仿佛张岱笔下的雪,悠悠飘落到了我的窗前。原来不是我在孤坐读书,是书里的那场雪,循着笔墨的清韵,寻到了我这里。

于是我渐渐养成了习惯,每晚入睡前,随手摸一本枕边书,翻到哪里便读哪里,有时是《诗经》里的一行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”,有时是汪曾祺笔下的一碗咸菜茨菰汤。午后闲暇时,我喜欢倚在沙发里,书页在日光下泛着微黄,读到会心处,掩卷发呆,看尘埃在光柱里浮沉,竟觉得那尘埃也像一个个游走的字。夜深人静,书成了最好的伴侣,有时读得兴奋,拍案叫绝;有时读得怅然,久久不语。书不再是山,是流水,我是水里的鱼,随波逐流,自在得很。

“风吹哪页读哪页”,藏着一份难能可贵的“随”。它不是漫不经心的随便,而是顺应本心的随缘,是洒脱自在的随性,更是敢把自己从刻板规矩和固化目标里松绑开来的勇气。就像陶渊明在文中写的: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;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。”他不执着于逐字逐句的深挖细究,只享受那灵光乍现的会心之乐,这才是真正参透读书真意的人。如今我们做什么都太功利,连读书都变成了另一种“充电”与“提升”,恨不得从每一本书里都榨出点实用“干货”来。可书从来不是对症的药,不是非要有用才值得去读。很多时候,那些看起来“无用”的书,反而最滋养人。

说到底,读书的至高愉悦,在于挣脱了日常的桎梏,得以体验千万种人生。在雨果的巴黎街头,我是那个追着马车奔跑的孤儿;在曹雪芹的大观园里,我是那个偷看《西厢记》的少年;在梭罗的瓦尔登湖畔,我是那个测量湖冰厚度的隐士。忽而《史记》里金戈铁马的项羽,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;忽而《边城》中渡口等待的翠翠,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,也许“明天”回来。书页翻动间,我活过了千百次,又好像一次也没有真正活过。这是一种奇妙的超脱,也是一次深刻的回归。在书中,我遇见了众生,也找到了自己。

我的书房不大,书也依然乱堆着。案头、枕边、沙发扶手上,到处都是翻开的书,像一个个张开的怀抱,随时欢迎我跌进去。窗外,风还在吹,泡桐花谢了,栀子花又开了。书页哗啦啦地响,不知道下一次,风会把我带到哪一页去。

◇似水流年

守村

[灵宝]冯敏生

父母先后离世后,老家的屋子落了锁,我回家的次数也就少了。

前些日子,我回了几趟老家,发现原本只有七八户的小山村,又有几户人家的院门上了锁,只剩邻居大新家,院门依旧开着。

大新是我们这个小山村的守村人。大新并不老,才五十来岁,小我两岁,中等个子,皮肤黝黑带红,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,眸子里总闪耀着坚毅和灵气。他从小就聪明伶俐,比如上树捅马蜂窝,下河摸鱼捉虾,攀崖掏鸟蛋、采药,庄稼地里捉野兔、猪獾,这些乡村孩子的野外活动,都离不开大新组织实施。

我和大新一同去镇上上初中,由于家庭原因,他中途就回家了。大新结婚早,他的子女们很争气,先后都在城里安了家。孩子们几次让大新两口子一起去城里和他们住,但都被大新拒绝了,而且态度生硬地说:“城里有什么好,到处是钢筋水泥,人多车多,哪像咱村,有山有水,有树有地,多自由清静呀!”

这样,大新就坚持留在了我们村,成了守村护院的人。每当早晨的阳光沐浴在小山村,抑或晚霞照耀在石安岭上,在村道上、村头的老核桃树下、村场院上,总能看见大新忙碌的身影;在村里村外,到处留下大新辛劳的足迹。

我和后来离开的那几户人家的屋门钥匙,都放在大新家里。大新趁着空闲时间,不是帮助这家清扫一下院子,就是帮助那家拔一拔院子里疯长的杂草。当然,这些都是大新自愿做的。有几次我回老家为母亲扫墓,打开院门,发现院子被大新整治得干干净净,几棵月季花和牡丹花,被修剪得疏密有致,其中靠着院墙跟前的那几棵月季花,硕大的花朵盛开得热热闹闹,姹紫嫣红。那一刻,我感动不已。

于是,每到中秋节、春节时,我和其他几户人家,无论多忙,都会带着礼物或几瓶好酒,特意回村去大新家聚聚、聊聊家常,同时感谢大新平常替大家守村护院的辛苦。大新总是拍着胸脯对我们说:“放心,有我在,咱村就在!”

俗话说,靠水吃水,靠山吃山。我们小山村位于豫西黄河支流的弘农涧河的源头,三面环山,村前村后到处是茂密的天然原始林。林中溪流淙淙,鸟语花香。大新在农闲之余,跋山涉水,巡山守林。他有时将林中遇见的奇石异根,以及野生花草带回家,制成盆景根艺,在网上销售;他有时将野生的五味子、“八月炸瓜”,以及白皮松林中的野生大花蕙兰,引种到自家地里,进行驯化培育,目前已经引种成功。

一个秋日的雨后,我迎着山间清凉的风,在大新的带领下,参观他的种植园。只见藤蔓纵横交错的五味子藤条架子上,倒挂着一串串红玛瑙似的五味子,令人垂涎欲滴;一排排鲜红色的“八月炸瓜”,像胖娃娃咧开嘴在欢笑,清香飘溢。那成熟的五味子,可作为水果,同时也是健脾胃的上好中药材;“八月炸瓜”可品尝,果肉如香蕉,外皮可泡茶饮用,降糖减脂。农历八月十五前后,他家的种植园将要面向自驾游的游客开园采摘。我惊喜地望着大新,他那喜悦的脸上,豪情满怀,荡漾着收获感和成就感。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。

大新是个多面手,会骑摩托车,会驾驶拖拉机等农机,还会开小汽车。听他说,目前正在捣鼓无人机操作,等他学会了,就可以在自家的院子里巡园,还可以巡村、巡山呢!

前些日子,我回了一趟老家,我和妻子在他家里小坐了一会儿。恰逢大新正准备给小儿子筹备婚礼。就在这天,大新的女儿女婿们、孙子孙女以及侄女们,纷纷从城里赶回村里,商议婚事。中午吃饭时,整整围坐了三大桌,一家人嘻嘻哈哈,乐乐呵呵,热闹非凡,让一旁的我和妻子羡慕不已。

是啊,正如大新所说,只要我在,山在,村就在。我想,等我退休后,我也要回到村子里,和大新一样,当个守村人。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-fanxing@163.com